纪昀德福一致的伦理理想探析

张 国 立
(怀化学院 学生处, 湖南 怀化 418008)

[摘 要] 纪昀生活的时代,大清帝国已经开始从繁荣强大转向了“落日的辉煌”,社会用于维持个人正常运转的准则失去了平衡。纪昀针砭社会的时弊,主张以儒家道德为轴心,倡导德福一致的伦理理想。消除人们对现实的不平感,给遵守道德的人们以希望、关怀和慰藉,以恢复伦理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有效干预,形成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

[关键词] 德福一致; 善恶; 因果报应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2-0026-03

纪昀,字晓岚,清朝乾嘉时期的儒者、学者和重臣。他生活的时代大清帝国已经开始从繁荣强大变成了“落日的辉煌”,社会用于维持个人正常运转的准则失去了平衡,动摇了人们原有的安身立命之基,人们无法根据伦理逻辑去判断预期道德的结果,导致人们伦理理想的危机。纪昀透过他的作品《阅微草堂笔记》针砭社会的时弊,殚精竭虑地呼吁伦理道德建设,主张以儒家道德思想为轴心,倡导德福一致的伦理理想。寻找伦理的善恶与现实生活的因果律,即善恶因果律,通俗地表述就是“性善者得福,性恶者得祸”,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纪昀笃信善恶果报思想,因为善恶果报可以消除人们对现实的不平感,发挥净化人心、遏制私欲,给遵守道德的人们以希望、关怀和慰藉,恢复伦理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有效干预,形成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

一

德和福,即道德和幸福,是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德福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之一。在人们心中一直都相信,伦理规范的正常运行,一定会造就期望的社会;道德要求的积极践履,一定会有预期的结果[1]。

纪昀之“德”,继承了传统儒家的观点。他遵循着由天到人的逻辑思路。人之“德”是由天之“德”而来,“德”即是得到上天道德能量。天之“德”为人之“德”提供了道德起源的逻辑前提。这种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准则。那么人如何继天立人极?人从自然界中产生出来后,渣滓未去,天人有了间隔,去掉渣滓,便与天地同体。这个境界既是最高的理想,又是可以实现的现实存在。作为最高理想,纪昀认为只有圣人可以达到,即“惟圣人通造化之原”[2]141“圣人德配天地,其教垂于千万世,”[3]129圣人之德教之所以能在人间广播,至关重要的是得之于天而喻之于心。人要把握天德,先行内圣,关键在于以心去体悟天德。承接从上天而来的美好品质,以一颗正直的心去反思、体悟,并使这种高尚的道德品质流行于人间。“圣人之至德要道,其蕴于心而见于身者,”[3]129纪昀此言,践行着儒家“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从心性修养层面述及心与德一,“致其道”是全部生命的追求。纪昀“德”之内涵,从天德到圣人之德,从圣人之德到人德,人用心体悟即为心德,最后到行道有德,清晰地说明了“德”的内涵,也说明了纪昀之“德”的逻辑进展。

在“德”之践行过程中,流行于世的即是“德”之理,这才合乎天理。人需要立教以达隆德。如何“教”人以“德”?纪昀认为通过“教”,“教”即是从人的内心世界对他人进行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不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说教层面,要通过实施道德行为,最终使对人的教育达到“心即理也”,“心与理一”的道德境界。使人之心与道德齐一,“德本健行恒不已,心因久照鉴无淆”[3]147“盖圣者诣极之名,亦无尽之量;其圣至于不可知,其化裁之妙,自一一因心立制。”[3]131教人以德者由圣人设教,“圣人德配天地,其教垂于千万世,其泽亦逮于千万世。自《史记·世家》以后,今所传者,叙述渊源,莫古于王肃《家语》之《本姓解》,考求故实,莫古于南宋孔传之《东家杂记》。历朝纂录,不可殚数。至《明史·列传》以衍圣公世次列入儒林,先师功德,延及子孙者远矣。”[3]169在现实中又如何实现平治天下之伟业呢?纪昀认为“德”乃立身制行之善。“《大学》纲领,而以明德为新民之原。”[3]134所以能平治天下。那么“德”缘何有这种功用价值。主观方面,有德之人以德推行天下,“然必有圣人之德者,始能契圣人之言;必有圣人之德而又在天子之位者,始能表彰圣人之训。”[3]79如此而“闻圣人在上,其智可以周天下之务,其心可以通天下之情,而其势不能遍天下之人,家至户晓以为治:相去者远,不相及也。古帝王知其然,故内有百揆四月,外有州

[收稿日期] 2011-03-15
[作者简介] 张国立(1969-),女,湖南辰溪人,怀化学院学生处高级政工师,中南大学博士生。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牧侯伯, 用以寅亮天工, 宣布德意。”[3]127这样“圣德周流, 能均调夫元气; 神浆沾溉, 自感召夫鸿钧。”[3]31“舆以载德, 旌以昭衷。”[3]43终于达到“鸣太平之盛, 奋至德之光。”[3]38成德之后, 天下平治的客观原因在于成德之后礼治天下。“敦本睦族, ”[3]168“德莫大于孝, 孝莫大于报本追远。孝至于报本追远, 则推而下之, 仁爱有所自溥。溯而上之, 率由有所自承。三代圣王所谓至德要道者, ”[3]458天下黎民百姓皆能以礼相待, 执善固执, 社会必然平治。

“福”即幸福, 古代称富、贵、寿等都是“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表述为福德、福禄等。纪昀认为人不是时时能够把握自己的祸福, 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左右着人的穷通祸福且为人力所无可奈何的东西, 并把它称之为“命”。“祸福有命, 死生有数, 虽圣贤不能与造物争”[2]76人们祭祀天地, 都是为了得到天命保佑。“凡兹群祀, 皆为祈福于苍生。”[3]113“宜民宜人, 受禄于天。保佑命之, 自天申之。”[3]96纪昀关心民生幸福。在一定意义上, 纪昀的“民生幸福”其实根本谈不上是“幸福”, 而仅仅是免于饥寒的温饱生活。纪昀面对的社会现状: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 途有饿莩而不知发”, “庖有肥肉, 厩有肥马, 民有饥色, 野有饿莩, 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在这样的社会中, 庶民百姓能够不饥不寒, 衣帛食肉, 真是莫大的幸福。希望统治者采取措施, 有效地治理国家、社会, “《洪范》之衍皇极也, 备陈”五福”之敛敷, 庶民之锡保, 而推其至治之效”[3]96。福何以传承? 一方面祖先积善德; 一方面子孙积贤修德。“盖必祖宗积累者深, 而后其子孙富贵蕃衍, 又必其子孙象贤, 克承先德, 然则门户之盛衰与福祚之修短, 盖可以乘验之矣。”[3]167

二

“德者道之舍, 物得以生, 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 得也者, 其谓所得以然也。”(《管子·心术上》)德得相通合一的关系, 表现在个体的现实生活中, 便是德福一致。德福一致指的是个体“德”与“福”之间的因果关联性, 即个体的德性能够给自身带来福祉, 反之, 个体的不道德行为则会使自身的福祉遭受损害。纪昀在德福一致问题上认为, “德”是获得“福”的依据。“夫德者, 福之基也。”[3]223人们为人处事所遵守的一定规矩, 必须要与天德相符合, 只有符合天德, 才能享受福禄。“故必人事协于矩, 乃德与天符; 必德与天符, 乃馨香感、福禄备焉。”[3]237“福”是“德”的目的。纪昀曾描述戴佳太夫人有妇德, 恪守妇道, 一辈子享受富贵、福禄。“闻古来称阃德者, 有女训焉, 有妇职焉, 有母教焉。太夫人之德如是, 其早席父荣, 长随夫贵, 今又享子之禄, 三从之中, 诸福咸备, 于理固宜。”[3]223“德”“福”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修德必有福, 大德有大福, 大恶有大殃。“天道福善祸淫, 惟上帝不常, 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4]“大抵无往不复者, 天之道; 有施必报者, 人之情。既已种因, 终当结果。其气机之感, 如磁之引针: 不近则已, 近则吸而不解。其怨毒之结, 如石之含火: 不触则已, 触则激而立生。其终不消释, 如疾病之隐伏, 必有骤发之日。其终相遇合, 如日月之旋转, 必有交会之躔。”[2]83

纪昀主张享受天“福”, 反对奢“福”。“福”跟“德”一样都是秉承天道。天道有德就有福, “天道宥过而殛恶, ”[2]89对于统治者言,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2]89。对人们“格外施仁, 敛福者因而赐福。”[3]96对老百姓而言“天道凡事忌太甚。故过奢过俭, 皆足致不祥。然历历验之, 过奢之罚, 富者轻而贵者重; 过俭之罚, 贵者轻而富者重。盖富而过奢, 耗己财而已; 贵而过奢, 其势必至于贪婪。权力重, 则取求易也。贵而过俭, 守己财而已; 富而过俭, 其势必至于刻薄, 计较明则机械多也。士大夫时时深念, 知益己者必损人。凡事留其有馀, 则召福之道矣。”[2]204-205在获“福”的方法上, 纪昀反对损人利己, 不择手段的获利手段, 其结果是损人者终害己。“夫专其利而移祸于人, 其术巧矣。巧者, 造物之所忌。机械万端, 反而自及, 天道也。”[2]27

三

纪昀确立的德福一致的伦理理想何以成为人们的普遍性道德律令? 纪昀利用长期以来人们形成的对神秘力量的敬畏和对灵魂不朽的渴望的心理, 遵循“天道”的原则, 宣扬善恶因果报应观念。因果报应把道德作为涉及人的因缘果报的关键, 强调主体的自觉性, 直接而明确地说明违背儒家道德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应, 用利害关系来约束个人的行为, 使道德自我约束建立在因果律的基础上, 为道德实现提供了基础和平台。“由于因果报应观念意在唤起人们的道德自律, 让人们自觉地避恶趋善, 它既体现了宗教世化俗的伦理使命意识, 也反映了一种广泛的对社会规范的心理期待, 从而坚定人们道德信仰的力量。”[5]因果报应观念可以帮助人们解决疑问与焦虑, 同时也能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平衡、抚慰和希望。纪昀的“因果报应故事由最初的自神其教演变为融合儒家道德进行人间正道的维护。”[6]

纪昀笃信因果报应和轮回之说。“轮回之说, 凿然有之。”[2]439“因果信其然也。”[2]193“色是空, 空即是色, 固可澄观; 因生果, 果又生因, 亦由自造。玉环可辫, 知前身再世之非诬; 金钿同坚, 信天上人间之相见。三生石在, 姑此时听我梢忧; 一辫香存, 会有日证公结怨。”[3]218如在《阅微草堂笔记》卷九中记述: “伶人方俊官, 幼以色艺擅场, 为士大夫所赏。老而贩鬻古器, 时来往京师。尝览镜自叹曰: ‘方俊官乃作此状! 谁信曾舞衫歌扇, 倾倒一时耶! ’”“俊官自言本儒家子, 年十三四时, 在乡塾读书。忽梦为笙歌花烛拥入闺闼, 自顾则绣裙锦帔, 珠翠满头; 俯视双足, 亦纤纤作弓弯样, 俨然一新妇矣。”“后为狂且所诱, 竟失身歌舞之场。乃悟事皆前定也。馀疆曰: ‘卫洗马问乐令梦, 乐云是想。汝殆积有是想, 乃有是梦。既有是想是梦, 乃有是堕落。果自因生, 因由心造, 安可委诸夙命耶? ’余谓此辈沉沦贱秽, 当亦前身业报, 受在今生, 未可谓全无冥数。馀疆所言, 特正本清源之论耳。后苏杏村闻之, 曰: ‘晓岚以三生论因果, 惕以未来。馀疆以一念论因果, 戒以现在。虽各明一义, 吾终以馀疆之论, 可使人不放其心。’”[2]177纪昀认为, 因果报应观点总的前提是“事皆前定”, 人们的一切都在人生之前就确定了。“天所定也, 非人也; 虽然, 天定胜人, 人定亦胜天。故释迦立法, 许人忏悔。”[2]305戊子春, 余为人题《蕃骑射猎图》曰: “白草粘天野兽肥, 弯弧爱尔马如飞; 何当快饮黄羊血, 一上天山雪打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围。”是年八月,竟从军于西域。”[2]14还有,乌鲁木齐,译言好围场也。纪昀在那儿时,有笔帖式叫乌鲁木齐。“自言初生时,父梦其祖语曰:‘尔所生子,当名乌鲁木齐。’并指画其字以示。觉而不省为何语;然梦甚了了,姑以名之。不意今果至此,意将终此乎?后迁印房主事,果卒于官。计其自从征至卒,始终未尝离此地。事皆前定,岂不信夫[2]45。其次,纪昀认为善恶一般可抵。“案欧罗巴书不取释氏轮回之说,而取其天堂地狱,亦谓善恶不相抵。然谓善恶不抵,是绝恶人为善之路也。大抵善恶可抵,而恩怨不可抵,所谓冤家债主,须得本人是也。寻常善恶可抵,大善大恶不可抵。”[2]312纪昀用一“走无常”的话:“冥律小善恶相抵,大善恶则不相掩。姨等皆积有小善业,故今生得入富贵家;又兼有恶业,故使有一线之不足也。今生如增修善业,则恶业已偿,善业相续,来生益全美矣。今生如增造恶业,则善业已销,恶业又续,来生恐不可问矣。然增修善业,非烧香拜佛之谓也,孝亲敬嫡,和睦家庭,乃真善业耳。”再次,因果报应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夙果报应、现时报应、二世、三世之至六世报应等。一句话人们在什么时候种的因,都要承受过去种因的果。“大抵无往不复者,天之道;有施必报者,人之情。既已种因,终当结果。”“其终不消释,如疾病之隐伏,必有骤发之日。其终相遇合,如日月之旋转,必有交会之缠。然则种种害人之术,适以自害而已矣。”[2]84

然而,天道乘除,不能尽测。善恶之报,有时应,有时不应,有时即应,有时缓应,亦有时示巧应,甚至无报。余在乌鲁木齐时,吉木萨报遣犯刘允成,为逋负过多,迫而自缢。余饬吏销除其名籍。见原案注语云:“为重利盘剥,逼死人命事。”[2]151“果报何以不同?”“此皆各因其本命。以人事譬之,同一迁官,尚书迁一级则宰相,典史迁一级,不过主簿耳。同一镌秩,有加级者抵,无加级,则竟镌矣。故事同而报或异也。”[2]38“果报何有验有不验?”“人世善恶论一生,祸福亦论一生。冥司则善恶兼前生,祸福兼后生,故若或爽也。”[2]38以上善恶报应冲突的结果就是“德”“福”之间的冲突。就是说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一直有“德”,但缺少或没有“福”;有“福”但缺少或没有“德”。往往表现为越是有“德”就越是缺少或越没有“福”,或者越有“福”就越是缺少或越没有“德”。

纪昀为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理想,设计一个完备的以善恶因果报应为机制的路径,殚尽竭虑地推动以儒学为至尊,主张善恶因果报应。在现实的生活面前,遭遇到很多的阻碍,出现德福冲突及矛盾。虽然如此,作为封建正统儒士的纪昀,透过冷眼观看乾嘉时期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纪昀还是希望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完成自己的道德责任,它所包含的自觉追求自我完善的德性思想,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的。

[参考文献]

[1] 樊和平.善恶因果律与伦理合理性[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3):86-94.
[2]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7)[M].汪贤度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 (清)纪昀.纪晓岚文集:第1册[M].孙致中,吴恩扬,王沛霖,韩家祥校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4] 尚书·商书·伊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 普慧.佛教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128-134.
[6] 吴光正.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Exploration on JiYun's Ethical Ideals of "Consistency of Morality and the Well-being"

ZHANG Guo-li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418008, *China*)

Abstract JiYun lives in a period when Qing Empire has become "glorious sunset" from prosperity and power. Guidelines used to maintain the individual normal operation are out of balance. JiYun criticizes the social evils of the day and advocates making Confucian Ethics as the axis and advocating Ethical Ideals of Consistency of "Morality and the Well-being", to eliminate the people's feeling of injustice and bring hope, care, comfort to the people who abide by morality. JiYun wants to restore the ethics' effective intervention to social order and individual behaviors, in order to form a fair and reasonable society.

Key words "Consistency of Morality and the Well-being"; good and evil; Karma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